

21 晉北大戰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八日，國民軍西路軍總司令宋哲元下達作戰令，對雁北晉軍發起全線總攻擊。

西路軍前敵總指揮韓復榘率所部第六軍之三個混成旅及第四十二混成旅韓占元部游擊隊、史心田奮勇隊、獨立西北騎兵第七旅馬步元部約二萬五千人擔任中路，由豐鎮出發，經得勝口，直逼大同，肩負全線主攻任務；右翼石友三率所部三個混成旅及第十二師蔣鴻遇部、第十五混成旅張自忠部、騎兵第五旅李忻部約二萬五千人，出殺虎口，進攻左雲、右玉；左翼由東路軍之第四軍方振武部及第一軍孫連仲部、騎兵第三旅鄭澤生部擔任協攻，自柴溝堡向天鎮、陽高、靈邱、蔚縣發起攻擊。

趙守鈺第一騎兵集團在右翼進出；楊兆林第二騎兵集團在左翼進出。第四十混成旅韓多峰部擔任預備隊。

與此同時，徐永昌率三軍之第一師及獨立第三、四、五旅近二萬人，自山西廣陵以東之察哈爾省蔚縣至涿州的桃花堡一線協攻晉北。

晉北大戰由此拉開序幕。

晉北重鎮大同是國民軍志在必得的戰略要地，也是京綏交通線的要衝。晉軍在晉北駐軍八萬多人，占晉軍總兵力的一半。大同正面主要由晉軍第四師謝濂部擔任；扼守大同門戶孤山一線的是晉軍第五旅豐玉璽；大同左翼由晉軍第二師孔繁蔚部擔任；大同右翼由晉軍第三師王嗣昌部擔任。

五月十八日，即宋哲元下達總攻擊令的當天，韓軍在老牛坡與晉軍接火，晉軍潰敗。韓軍出得勝口，占領得勝堡。

得勝口為明長城重要關隘，位於晉、察交界之一段長城，隨著歲月流逝，只剩下高矮不一、殘破不全的一段土垣，得勝口也僅留下一個大豁口。從關口到大同約九十里。得勝堡位於得勝口東南，為一方形土堡，周長六百三十丈，



孤山

牆高三丈六尺，厚兩丈多，為黃土夯築。堡內有一條南北街，兩側有一條東西走向的巷道。城堡實際上就是一個破敗的村子，居民全部是農牧民。南堡門僅存一磚砌的拱門，門洞北面上有一磚雕的額扁，陰刻楷書「得勝」二字。門洞南面也有一扁額，上書「保障」二字。得勝堡東北為當時全國最大的馬市。堡東有萬畝河灘草地，據說是當年守軍的牧馬之所。

古代大同，戰事頻仍，軍隊出征、還朝，皆從此通過。每逢大軍得勝歸來，當地民眾即在此敲鑼打鼓，歡迎凱旋歸來的將士，稱之為「得勝鑼鼓」，其後在雲州（大同）廣泛流傳，故而改稱「雲勝鑼鼓」，至今不衰。

為便於指揮作戰，韓復榘將前敵總指揮部由豐鎮移至得勝堡。

韓軍攻占得勝堡後，乘勝追擊，向孤山進軍。

孤山是一座死火山，在大同以北四十里，乃大同鎖鑰。站在山巔，向南遙望，可見大同鎮。晉軍在此深溝高壘，設三道防線，嚴陣以待。

二十六日，韓軍程希賢旅仰攻孤山。韓復榘派程旅第二營首先出動。韓對二營營長李九思下了死命令：「打不下孤山，我要殺你的頭！」晉軍豐玉璽旅力戰不支，敗下陣來，退守孤山以南，韓軍程旅占據孤山制高點，旋即又衝下山來，奪取孤山南麓之宏賜堡。是役程旅損失也不小，李九思營五六百人只剩下三十餘人。（註一）

（註一） 李九思：〈與將軍相處的日子〉，《我所認識的馮玉祥》，第一百八十三頁。

宏賜堡也是明長城大同鎮的主要關堡，原來的城垣拱門只剩下一個土豁口。此堡的戰略位置十分重要，直接關係到大同鎮的安危。嘉靖隆慶年間，蒙古兵多次南犯大同，為掃清障礙，無一例外都是先攻占宏賜堡。

晉軍第四師師長謝濂嚴令旅長豐玉璽務必奪回孤山陣地。於是，晉軍與國民軍在宏賜堡至孤山一線短兵相接，徹夜激戰。晉軍幾次反攻均被韓軍擊退，幾全軍覆沒，十三團團長楊增祥陣亡，六團團長張蔭梧重傷，甚至旅長豐玉璽本人亦被俘。

韓軍大勝晉軍於孤山，大同危如累卵，閻錫山極為震驚。他在溫壽泉就孤山之役答記者問時也坦承：「國民軍英勇善戰，實可讚許。」

閻錫山終於祭出「殺手鐮」，委派其麾下第一員大將商震為晉北前敵總指揮，率所部第一師李培基旅、傅存懷旅及第六旅楊愛源部、山西炮兵司令周玳所轄之八個炮兵團出雁門關，急赴大同前線增援。是時，晉軍的四個主力師全部壓到了晉北。

當周玳率炮兵到達謝濂的司令部駐地孤店村時，謝師已是兵敗如山倒，潰兵滿坑滿谷，比比皆是。謝濂親自站在司令部門前，槍斃了兩個營長，才穩住了陣腳。

周玳來不及喘息，便率八個炮兵團開上火線，以零線子母彈猛烈轟擊韓軍。隨後步兵也趕至，換下謝濂的殘軍，與韓軍相持於孤山腳下。

新增援上來的精銳的晉軍第一師，企圖在強大大炮火支援下一舉奪回孤山陣地。韓軍新構築的

防禦工事極為堅固，全部為鋼軌、鐵板建造，全不為晉軍炮火所動。韓軍裝備的俄式「水連珠機槍」殺傷力極大，對晉軍步兵構成很大威脅。但韓軍炮兵只有少數山炮，雖有兩門蘇俄援助的重炮，但炮彈尚未運到。晉軍迫擊炮多，每個步兵營都有迫擊炮連，山西自製的迫擊炮彈殺傷力很大。雙方勢均力敵，戰鬥一度進入僵持狀態。

未幾，商震派出武器精良、訓練有素的挺進隊，在強大炮火掩護下，一度撕開韓軍防線，奪回孤山高地。

關鍵時刻，宋哲元親率第四十混成旅及衛隊團乘火車馳援。周玘以炮火猛轟軍列，打翻一節車廂。韓軍在援軍配合下，拚死搏戰，終於五月二十七日再度占領孤山高地。隨之韓軍一鼓作氣，攻下山來，直搗大同。當晚，韓軍占領大同火車站，兵臨大同城下。

至此，國民軍又恢復了生死攸關的京綏鐵路交通線。

六月六日，閻錫山為保住大同，電令商震防守武周川（今十里河）之部隊取攻勢，向孤山方向前進，以牽制進攻大同的韓軍。是日午，晉軍在栲栳川北之老虎墳與韓軍激戰。次日，韓復榘調所部第一師及迫擊炮一團進攻白馬城、聖水溝和古城，三路奮力出擊，終於完成對大同的包圍圈，將晉軍傅汝均旅壓迫大同城內。

自晉北戰事發動以來，閻錫山一面敦促奉張全力進攻南口、多倫，以減輕晉軍壓力；一面又大肆宣傳「勝利」，謊報二十四日大同以北之孤山一役中，「滿山都是馮軍遺棄的軍械，馮軍被

俘、被傷者為數極多，其高級將領韓復榘等都乘車倉惶逃走。」云云。事實上，此刻晉西北十三縣除個別縣城外，已全部落入國民軍手中。

就在韓復榘與商震在大同鏖戰時，奉張方面仰攻南口受挫，遂電請晉閻退守雁門關，待奉軍騎兵進至察北，攻克多倫時，晉軍再行反攻。晉閻頗以為然，急令商震將部隊撤至雁門關一線。

為牽制國民軍兵力，閻錫山決定在雁北施實「釘釘子」的戰術：令傅汝鈞旅襄助大同鎮守使守大同；傅作義團守天鎮；李服膺營守渾源；宋洪儒旅守左雲；孫祥麟團守右玉。閻嚴令上述部隊必須死守城池。

晉軍長於守城。韓軍包圍大同，連日攻城，未能得手。

大同城座落在內、外長城之間，自古便為軍事重鎮。牆高壕深的大同城垣是明朝朱元璋的愛將徐達一手督建的，城基為條石築，城四角建有四座角樓，城門前有甕城，城四周有寬一丈、深一丈五尺的護城河，城內晉軍糧秣足敷三月之需。

韓軍缺乏攻城重炮，彈藥又奇缺，攻城手段有限。韓復榘曾試用向城內挖掘地道，再用炸藥轟倒城牆的老戰術，但兩次掘進工作均遭晉軍破壞而未果，第三次終於炸塌一截城牆，一連人衝進去，一個也沒出來。

韓復榘把宋哲元、蔣鴻遇請來共同策劃攻城辦法，決定從殺虎口之蔣師抽調步兵一旅、炮兵二營協攻。六月一日，國民軍向大同發起總攻，仍未取得任何進展。

鹿鍾麟派飛機來大同上空，散發傳單，揚言要投擲重磅炸彈，警告居民立即出城，勿謂言之不預也。此種精神戰術亦未果。

張之江復致電閻錫山，稱國民軍取大同只為自保，俟大局定後，當完璧歸趙，決不食言云云。無奈晉閻軟硬不吃，堅守大同，毫不為所動。

韓復榘氣急交加，進退失據，意欲索性甩開大同，揮師南下，直取太原，端掉晉閻的老窩，又擔心大同守軍乘機出城，占領車站，阻斷京綏鐵路。正值韓左右為難之際，參謀長李樹春進言：他與大同守將傅汝鈞係保定軍校第一期同學，畢業後又同在曹錕的衛隊旅任職。他願以同學之誼與傅聯絡感情，然後再相機行事。韓欣然允之。

李樹春參謀長果然不辱使命，他與傅汝鈞見面後，很快達成一項默契：韓復榘保證不再攻城；傅汝鈞承諾絕不阻斷京綏鐵路。

韓復榘解除了後顧之憂，乃留下第一混成旅張汝奎部繼續監視大同，守護京綏鐵路，其餘各部均於六月十八日南下，直取雁門關。

是時，國民軍右翼石友三部已攻克左雲、右玉，正向山陰挺進，晉軍旅長宋鴻儒隨潰兵落荒而逃；左翼方振武、孫連仲部占領陽高後，以一部圍天鎮（傅作義死守未下），一部南下進攻靈丘、蔚縣，協攻平型關。

韓、石兩軍揮師南下，齊頭並進，在左翼方、孫兩部策應下，猛撲雁門關。

韓軍進抵懷仁城下，韓復榘命令第二混成旅程希賢部攻城。城內比利時籍天主教修女出城調停。程部團長曹福林勒令城內晉軍無條件投降，致使調停未果。程旅採用挖地道並炮擊的辦法，一舉拿下懷仁城。

懷仁為雁北重鎮，後唐晉王李克用與遼太祖耶律阿保幾會之於東城，跑馬息干戈，結為兄弟，因「懷想仁人」而得名。

在韓軍進抵懷仁之前，商震原擬死守懷仁。閻錫山則嚴令商震將主力南撤，退守雁門關。閻在電話中對商說：「無論如何要服從命令後退。你們不聽話，讓敵人占了雁門關，我完了，你們也完了。」^(註二) 一個當總司令的把話說到這個份上，商震也就只能從命了。

韓軍右翼的石友三軍所向披靡，進展極快，一路向山陰殺去。增援上來的晉軍左翼孔繁蔚師，被石軍打得落花流水，不知去向。

由於國民軍通訊器材短缺，石軍未能及時與韓軍保持聯繫。石友三尚不知韓軍已攻克懷仁，未敢貿然前進，一連耽誤了三天，致使商軍得以經山陰安然撤至雁門關。事後，周玘對商震講：「如果石友三部隊當時再前進五十里，我們都要被俘了。」^(註三)

自五月十八日晉北大戰爆發以來不到十天，國民軍斃、傷、俘晉軍團以上軍官十四人，連克

(註二) 周玘：〈閻錫山參加直奉反馮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第一百三十四頁。

(註三) 周玘：〈閻錫山參加直奉反馮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第一百三十四頁。

十三縣。

六月二十日晚，京綏鐵路上發生火車相撞，國民軍官兵二十餘人死亡，宋哲元受輕傷，蔣鴻遇受傷最劇，雖生命暫時無虞，但他的政治生命及軍事生涯卻從此結束了。

韓、石兩軍在山陰會合後，浩浩蕩蕩，直逼廣武、雁門關。

逶迤綿延的長城將雁門山、饅頭山和草垛山連成一線，聞名遐邇的雁門關就聳立在峻拔的雁門山前。

雁門關是明長城外「三關」（雁門關、廣武關、偏關）中最大的一關，周圍峰巒錯聳、峭壑陰森，其間有路，盤旋幽曲，穿城關而過，異常險要，端的是：「外壯大同之藩衛，內固太原之鎖鑰」。

晉軍退守雁門關，依長城之走向構築工事。商震但任雁門關正面防禦，指揮晉軍第一師李培基旅、第四師謝濂部及第六旅楊愛源部。

商震的司令部就設在雁門山北麓的廣武鎮。廣武城緊貼雁門關北口，依山勢而建，與明長城



雁門關

相連，易守難攻。晉軍右翼為第三師王嗣昌部，其防線東起平型關，西與雁門關聯絡；左翼為第二師孔繁蔚部，在陽方口一線設防。

一九二六年五月下旬，閻錫山連電漢口吳佩孚，請沿正太路出兵援晉；電請天津奉張進攻多倫，以減輕晉軍壓力。二十六日，吳離開漢口北上督戰；三十日抵石家莊，與專程來迎的閻錫山會晤；三十一日，下令免去親馮反奉之靳雲鶚本兼各職；六月一日，在保定命令吳軍兵分三路，進攻察西之懷來、蔚縣及涑源，以牽制在晉北作戰的國民軍左翼。同時敦促張作霖加強對南口國民軍的攻勢，以解晉危。

李景林因無緣直督，暗中與靳雲鶚、孫傳芳結成反奉聯盟，旋事敗，通電下野，攜劍雲遊四方。

自六月下旬起，韓、石兩軍晝夜猛攻雁門關。

韓軍步兵六個團冒雨由黃封台大道向廣武正面晉軍猛攻，戰線延長至李老溝、水峪口一帶，雙方徹夜激戰。晉軍第七旅傷亡慘重，曾一度撤出陣地，幸李培基旅增援上來，商震直屬部隊從側面出擊，又奪回陣地。

石友三命令所部米文和第五十一團從雁門關東側間道饒攻雁門關外廣武鎮。米團先頭營進展神速，攻至商震指揮部附近，商衛隊力戰，石軍後續部隊未能及時跟進，晉軍援軍上來，石軍功敗垂成。

最慘烈的一場戰鬥發生在饅頭山。

饅頭山在雁門關東北三十華里，是恆山山脈的一座高峰，海拔二千四百米，山下是一片廣袤的原始森林，一直綿延到雁門關下。「代州八景」之一的「霞宿晴嵐」，指的就是這個地方。駐守饅頭山的是商震的傅存懷旅。

石友三部首先對饅頭山發動猛攻，戰鬥持續了一整天。入夜，石友三派第十七混成旅第五十一團（團長米文和）組成五百人的敢死隊，由米團長率領，乘夜色摸上饅頭山，衝進傅旅陣地，雙方短兵相接。西北軍善夜戰，行進時悄無聲息，上得山來，便掄起大刀，排頭砍去，黑暗中一片鬼哭狼嚎。天明時分，石軍完全占領了饅頭山。晉軍陣地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為報復石軍的夜襲，周玘命令楊耀芳炮兵營以猛烈的炮火轟擊饅頭山。商震派楊思源團反攻。這回輪到晉軍的手雷、滾雷和集束手榴彈大展威力。晉軍的特點是手榴彈多，都是山西兵工廠自製的。晉軍的手榴彈很有特點，人稱是「又乾又脆，一炸粉碎」，彈片散布均勻，殺傷力非常大，在以三十米為半徑的圓周內絕難倖免。上午十時，石軍不支，晉軍又奪回陣地。石軍五百敢死隊死傷殆盡，屍體滿坑滿谷，據稱只逃出六個人。

就在饅頭山上血肉橫飛時，遠在太原的閻錫山異常緊張，照例是一聲不吭，背著手在屋中緊轉，直到得知晉軍又奪回饅頭山時，才如釋重負，急著人押送一汽車銀元運往前線，以勵士卒。

除雁門關正面主戰場外，在雁門關以西之李老溝、繁峙以北之小石口等地，國民軍與晉軍也

發生多次激戰。

國民軍凌厲的攻勢，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冷卻下來。韓、石兩軍連續作戰四十餘日，官兵極度疲憊，彈藥、糧秣又嚴重短缺，進攻的節奏明顯放慢，戰事漸入膠著狀態，不久，雁門關的攻防戰遂告停滯。自此，國民軍與晉軍在雁門關前，竟一直對峙了八十三天，也算是戰爭史上的一樁奇事。

國民軍晉北一役，打出了軍威，不僅予晉軍以嚴懲，更重要的是確保了京綏交通線的暢通，有力支援了南口戰役，更為以後的國民軍大撤退提供了一條秘密通道。

南口久攻未克，南方軍事又趨緊張，吳佩孚急於結束南口戰事，以便抽出兵力對付南方的北伐軍，遂於六月二十八日抵達北京，與先兩天進京的張作霖舉行軍事會議，重新修訂作戰計畫。會議議決：由奉軍、直魯聯軍、吳軍和晉軍四方出動四十萬軍隊，另調支援策應部隊，總兵力五十五萬人，仍由吳統一指揮。南口方面由奉軍和直魯聯軍共同擔當，吳軍為輔。同時奉軍由熱河趨赴察北，協攻沽源、多倫。晉軍方面則相機反攻大同，截斷國民軍退路。

會後，奉軍與直魯聯軍加強了對南口的攻勢。國民軍東路軍劉汝明、佟麟閣、陳希聖師浴血奮戰，演出驚天地、泣鬼神的悲壯一幕。

吳佩孚在門頭溝指揮部隊向懷來進攻，以拊南口之背。

七月二十一日，奉軍將領闕朝璽率軍萬餘人，一度攻占多倫。多倫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宋哲

元從石友三軍中借調驍勇善戰之張凌雲第十七混成旅及駐防張北之田春芳第四十一混成旅，大力反擊，又一舉奪回多倫。

八月一日，奉軍將領吳俊陞率湯玉麟、戢翼翹等黑水精銳騎兵，勞師遠征，穿越熱河荒漠之地，包圍多倫。多倫守將席液池中奉軍「反間計」，棄城而走，以至多倫再次失守。

多倫失守，張家口大震，南口戰局急轉直下。

一九二六年八月一日，奉軍、直魯聯軍和吳軍以十萬之眾再次向南口發起總攻。張學良、張宗昌分赴沙河、羊坊，親自督戰。

奉軍炮兵在全國各軍系中最強大的，國民軍在南口的所有防禦工事幾乎全部被轟平。

鑑於南口守軍已苦撐三個多月，兵員傷亡過半，糧秣、彈藥奇缺，後方又受到來自多倫的奉軍壓力，國民軍總司令部於八月十四日夜，對國民軍各部下達全線總退卻令。

八月十四日，東路國民軍主動撤離南口陣地。當日，張學良指揮奉軍、直魯聯軍，在未受到任何抵抗的情況下，占領了南口。

按國民軍總司令部撤退計畫，鹿鍾麟率南口、延慶方面各軍沿京綏線撤往張家口，再經平地泉（集寧）退至綏遠；徐永昌、孫連仲率西路軍左翼各軍自晉西北退往綏遠；宋哲元率察北之各軍直接退往綏遠；石友三率西路軍右翼各軍自雁門關，經山陰、右玉，出殺虎口返回綏遠；韓復榘率西路軍中路各軍自雁門關，經山陰、懷仁，退往大同，在確保京綏線交通的前提下，掩護

全軍西撤，並負收容流落官兵之責。

韓復榘接到總部撤退命令，一面指揮進攻雁門關的國民軍各部且戰且退，向山陰集結；一面命令留在後方的張汝奎旅進攻大同，確保京綏線交通。韓堅信：進攻是最好的防禦。

死守雁門關的晉軍終於熬出了頭，他們在商震的指揮下開始反攻。

從南口撤下來的東路國民軍，開始還按部就班，有組織地撤退，但不久就演變成名副其實的大潰逃：輜重隨意拋棄、火車頻頻撞車、散兵游勇如過江之鯽，遍地皆是，軍紀蕩然，潰軍所過之處一片混亂。

一位時任國民軍蘇俄顧問的目擊者，其後在日記中寫道：「從豐鎮到平地泉的撤退，給人留下了可怕的形象。沿途和兩側十公里的地區退兵如潮湧，連綿不斷。退兵對人民的掠奪肆無忌憚。他們無緣無故地放槍。士兵們找到牲畜，就騎上到處流蕩。」（註四）步兵成了騎兵。

韓復榘軍自雁門關有條不紊地全師撤退，且戰且走。韓命張汝奎旅停止對大同城的攻擊，全力據守大同火車站及鐵路沿線，確保西去列車從這裡安全通過。如果晉軍在此切斷京綏線，從南口方向撤下來的東路國民軍將被尾隨而至的奉軍及守株待兔的晉軍聚而全殲。

果然不出韓復榘所料，據守大同的晉軍如同衝出牢籠的困獸，第一個動作就是撲向大同車站，韓軍張旅奮力反擊，雙方展開殊死的戰鬥。

（註四）〔蘇〕維什尼亞科娃、阿基莫娃：《中國大革命見聞》，第九十四頁。

不久，韓復榘率大軍趕到大同車站，又把晉軍驅逐到大同城內。

八月十六日，鹿鍾麟率東路國民軍司令部人員由張家口撤往平地泉，途經大同時，這裡正在激戰，鹿一行乘坐的火車遭晉軍炮擊，所攜糧及軍用物資損失很大，幸鹿本人安全無恙。

退守雁門關的晉軍在商震指揮下，一路向北反攻。商將晉軍組成三路追擊隊：傅存懷為東路追擊司令，率兩師一旅，經懷仁直奔大同車站；謝濂為中路追擊司令，率一師一旅，出殺虎口，進攻綏遠；李德懋為西路追擊司令，率一師一旅，經清水河，進攻包頭。

晉軍一路上未遭遇到大戰，故而進展很快。閻錫山躊躇滿志，頻頻向「討赤聯軍」總司令部發出捷報。

韓復榘指揮部隊在大同車站一直堅持到十八日。是時東路國民軍殘部已全部撤至平地泉以西，掩護全軍過境的任務業已完成。

同日，韓復榘突然指揮部隊反守為攻，逼敵後退幾十里，待兩軍拉開距離後，方從容地撤往豐鎮。

八月十九日，晉軍控制了大同車站，京綏鐵路被切斷。

二十一日，晉軍東路追擊隊傅存懷師（傅旅剛擴編為師）之一旅，在奉軍前鋒第九、第十兩軍配合下，占領豐鎮。

國民軍第一道防線設在平地泉；第二道防線設在卓資山。

二十五日，晉軍進據平地泉。韓軍退守第二道防線卓資山。

晉軍進至平地泉後，閻錫山為阻止奉軍勢力擴張到綏遠，忙不迭電告奉軍第三、四軍團，委婉地表示：西北軍事，晉軍可獨立擔當，不必再勞奉軍大駕。

